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三

明 黃訓 編

兵部

職方下之下

奏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錄

臣先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適有強番佛朗機
駕船在海為患其船用夾板長十丈闊三丈兩旁駕櫓
四十餘枝周圍置銃三十餘管船底尖而面平不畏風

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撐駕櫓多而人衆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曰蜈蚣船其銃管用銅鑄造大者一千餘斤中者五百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管以鐵為之銃彈內用鐵外用鉛大者八斤其火藥製法與中國異其銃舉放遠可去百餘丈木石犯之皆碎正德十六年正月內臣訪據東莞縣白沙巡檢司巡檢何儒稱其上年因委抽分曾到佛朗機船見有

中國人楊三戴明審知伊等年久投在佛朗機國備知造船鑄銃及置火藥之法臣即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期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臣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試驗果効後臣舉兵驅逐佛朗機賴用此銃取捷殺滅無遺奪獲伊銃大小二十餘管比與楊三等所造體制皆同臣竊惟佛朗機兇狠無狀惟恃此銃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禦敵用之

守城最為便利如北人之來平原曠野與之對敵則用銅銃一百五十斤載以手車每一車載一銃火藥彈子與提銃俱置其上前後推引并舉銃每車用四人一出須用三百銃敵勢重大則增至五百銃布列前陣寇至齊舉瞬息之間一銃可發數彈其聲震天馬必驚潰觸之者死不觸者奔如敵見我設兵如此引馬他向則疾速推車向之敵左行則車左轉敵右行則車右轉或先相地度勢以車三面待之在臨時斟酌之耳夜則團圍作

營日復展布如舊其要害之地險隘之處則築為城堡
用銅銃五百斤者布列城上寇至舉之彼決不可度凡
在邊塞一切要害俱築為此堡守以此銃若夫京師防
守城池則大小三號銃兼用之分布各城一遇有警勢
大則用大銃勢小則用小銃臣前此曾將原獲佛朗機
銃四管并造手車四輛責差巡檢何儒帶領楊三等呈
送梧州軍門轉進于朝廷已蒙依擬就差何儒等齎進
外乞勅該部候齎至之日驗之如果可用則多為鑄造

依臣所言用之禦敵用之守城無往不濟臣又竊照南
畿根本重地防守不可不嚴操江雖有船隻或未盡善
合無照依蜈蚣船式樣創造數十艘易今之船使櫓用
銃一如其法訓練軍士久而慣熟則防守益固乞勅該
部再行查議如果臣言可采特賜舉行則緊急之際未
必無萬一之助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謹具奏聞奉聖
旨該部知道

再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鏞

臣竊惟西北二邊為中國患其來已久自古禦邊之法
惟守為上戰斯下矣來則有備去則勿追守之謂也帝
王以全取勝惟在於此我國家相度形勝沿邊各設重
鎮如陝西則有甘肅延綏寧夏山西則有大同宣府此
五鎮也實西北之大捍蔽也每鎮官軍不下六七萬人
沿邊設立墩臺城堡其為守之計固無不周然而賊
寇之來卒莫能禦衝突奔逸所向無前一遇交鋒彼勝
我負損傷官軍動至千百此其故何也蓋墩臺初無過

截之兵徒為瞭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備間一有之其所執兵器不能及遠亦無遏截之用我軍遇之衆寡不敵其敗也固宜為今之計惟當用臣所進佛朗機銃小如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大如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墩置銃一把以三人守之每堡置銃三把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堡不必大縱橫止各五丈比墩大三之二則工力省而易就外墩內堡列為兩層或三四層大小相依遠

近相應星羅碁布無有空闕東來東擊西來西擊則敵自無容足之地可以不戰坐收全勝之功矣臣又竊計之每鎮要害之地敵人必由之處大約不過千里十里一堡則千里當用一百堡五里一墩則千里當用二百墩一堡十人則百堡當用一千人一墩三人則二百墩當用六百人然則一千六百人可以遍守一鎮矣以更番之法一年分為四番則一千六百人當用六千四百人是一鎮之軍士十用其一已有餘裕矣夫用其一而

閒其九則閒者固有五萬餘人也又以此數盡督之屯種且耕且守仍十取其一于鎮城操備輪班更替不妨農作將叅而下除額定軍伴外不得占役一人指揮千百戶等官除管理墩堡外餘皆分投督理屯種之事務使人各盡力畝畝以興屯田之利夫天下無不可耕之土無不可農之夫無不可樹之稼今以空閒之軍士耕曠野之地土植所宜之五穀其為利又安有既耶臣竊觀各鎮每年嘗有客兵之調糧草動至缺乏則出內帑

開鹽利以助不給今如臣之策則不惟不調客兵而常額之士且十可九耕矣不惟不出內帑開鹽利而屯田之入且歲可數十萬矣臣又竊觀往者敗衄之後例必查勘將領重則處以極刑輕則問擬充軍其慘刻之禍亦不減戰陣之間也至於殺虜數人口搶刦數頭畜則守把提調等官無有不受罪者今如臣之策則不惟士卒可免塗地之苦而將領以下亦可免失機之刑矣伏望皇上亮察臣言的然可用特勅該部行令各該巡撫

都御史及鎮守總兵官著實舉行相視地勢將各墩堡一一修築壞者新之缺者完之未備者增置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比比相因要害之處無不皆然照依式樣多造佛朗機銃人人教之熟曉放銃之法一墩三人守之以一銃一堡十人守之以三銃分撥指揮千百戶等官某官領幾墩某官領幾堡其空閒軍士督之耕種十取其一更番操備仍乞勅本院行令巡按御史時常巡視稽考前項墩堡有無完固前項人銃有無齊備前項

屯種有無脩舉一不如法即行叅劾務使墩堡無空缺之處人銃無廢弛之時境內無荒棄之地夫如是則用力甚省而取捷甚大立法甚簡而為利甚博行之萬世萬世無邊圉之患行之萬萬世萬萬世無邊圉之患矣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九年八月初四日奉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籌邊之意戶兵二部還再加議處停當務在經久可行以

周邊計

題為重邊防以蘇民命事

汪鉉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刑科給事中王希文奏
原籍廣東東莞縣人生長海濱習膠陋學雖于國家大
體素所未諳然閭閻隱情頗嘗備歷荷蒙聖明恩育選
置諫垣臣豈不知要領之當言而細碎之可畧亦以泛
言不若聞見之為真舉遠不如指近之為切况天下之
務莫急於邊防而邊防之害莫甚于海徼天下之民莫
困於力役而力役之竭莫甚于東南臣謹以耳目所見

聞者披瀝言之且如番舶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
占城琉球爪哇淳泥五國貢獻道經於東莞我祖宗一
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
故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為伴送附搭
貨物官給鈔買其載在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
貢時多帶行商陰行詭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
武十二年方且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朗機
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

掠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狼虎之心
巨測賴有右都御史汪鋹前任海道副使併力驅逐肆
我皇上臨御威振絕域邊境輯寧凡俘獲夷酋悉正極
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為番舶之害可永絕而疆圉之防
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嘆矣撫按上
開復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為無見然切以祖宗
數年難沮之虜幸爾掃除守臣百戰克成之功一朝盡
棄不無可惜若使果皆傾誠奉貢則誰不開心懷柔以

布朝廷威德設有如佛朗機者冒進為患則將何以處之乎其間守巡按視夫馬頻煩官軍搜索居民騷擾耕樵俱廢束手無為魚鹽不通生理日困皆不足論以堂堂天朝而納此輕瀆之貢治之不武不治損威誠無一可者臣竊仰陛下控馭西北諸夷恩威並用誠若知其跋扈之狀必不輕從此議也幸今番舶雖未報至然守備已先戒嚴刷虜民船海島生變邊釁重大誠為可憂如蒙皇上重威守信杜漸防微乞勅都察院轉行巡按

御史除約束備倭不致侵擾外仍乞申明祖宗舊制凡進貢必有金葉表衣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以聊生鹽貨可通而瓊儋之利皆集矣又如珠池一節雷廉二府雖隸廣東然地極一隅接壤交趾因其蠙蚌間產名為珠池我祖宗四海為家雖設監守然不過防民爭奪而已非

以為寶也故採無常期取無定數蓋以非日用之物而難責於惟正之供如載在會典不與物料為例不與歲辦同征班班然可考也正德年間逆豎用事毒流海濱監守漁獵牙爪助威誣商船為盜珠脇鄉民為匿寶傳奉採取擾害百端蚕食不堪致成激變屢經撫按重臣奏請我皇上御極沙汰冗員珠池少監亦在裁革民間踊躍欣幸以為中貴之害可永無而採取之禍可恒免也何不數年而革者復矣採珠數斛不盈其數而又再

採矣一時守臣不體欽奉固為有罪然驅無辜之民而
盜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計以斗斛之盈若人
力可為則誰不奔走奉承以供君上之用設或天產有
限雖舉網竭澤亦何以足取盈之數乎其間雀覓夫船
叢累里甲橫行海島剗奪客商服役踰年荒棄生業風
濤頃刻呼吸存亡皆不足論但以明明盛時而貴此無
益之貨且寒不可襦饑不可粟似非有急者臣竊仰陞
下於一切珍玩屏斥不好若誠知其採取之艱難必不

再為此舉也今雖經行暫止然成命尚未收回領過官銀刻期追取船夫畏罪薄海逃生地方之患誠為可痛如蒙皇上輕貨重民計大累小乞勅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除採取以罷工食停追外仍乞申明初年詔令珠池監守歸併總鎮責以守巡多方防範嚴禁民間不許僭用珠飾不許私相貿易盜採獲有贓仗者從重問擬則珠池不守而民自不敢犯矣監守既革則侵漁可免窮髮之民得以樂業而邊備無空虛之虞矣凡此二事

臣素所縈念痛心為朝廷惜大體為民生惜微命有不
容於不言者緣係重邊防以蘇民命事理未敢擅便等
因奏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道具
呈到院臣等看得刑科給事中王希文所奏前項番船
珠池為地方之害欲加禁革一節臣等查得海南諸國
自祖宗以來許其通貢雖恩以懷之者無所不至而法
以防之者亦無所不周謹按皇明祖訓安南真臘暹羅
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淳泥諸國

俱許朝貢惟內帶行商多行譎詐則暫却之洪武十六年又欽奉太祖高皇帝聖旨南海諸番國地方遠近不等每年多有番船往來進貢及做買賣的來的人多有假名託姓事甚不實難以稽考致使外國不能盡其誠敬又怕有去的人詐稱朝廷差使到那裏生事需索擾害他不便恁禮部官置立半印勘合文簿但是朝廷差去的人及那裏差來的人都要將文書比對硃墨字樣相同方可聽信若比對不同或是無文書的便是假的

都拿將來欽此至正德十二年有西北極邊強番素未
通于中國名曰佛朗機者駕船而南驅逐滿刺加國王
竊據其國假託進貢突至東莞直趨省城布政吳廷舉
許其朝貢為之奏聞繼而勘係逆番誅其首惡加必丹
末火者亞三等以杜絕邊釁此海南諸番通貢之大概
也至于抽分之說自成化至今或行或禁紛紜不一豈
無至當之論哉臣鉉嘗任彼處海道副使身親其事頗
知其詳蓋海外諸國稽顙稱臣輸忱效貢此固四夷來

王悅服中國之本心至于挾帶貨物入我中土懋遷有
無亦其情也故律有抽分之條所以順遠夷之意非但
專為抽取貨物以資國用計也奈何法久弊生諸夷熟
識海道大肆往來加以奸民千百為羣駕造雙桅大船
私置兵器縱橫于海潛通勾引至于東莞地方虜掠居
民一語不合輒勦刃刺戮而巡捕等官畏其獷悍莫敢
誰何又抽分之官多不得人守候日久未抽之先私通
貿易官軍不能防範而貴細之物已十去七八及至抽

分又詭詐百端止將麤糲之物用水浸灌搪抵納官是以解官有賠償之苦運船有雇直之虧其為地方之害已非一端况復加以佛朗機之橫姦汚婦女殺食兒童為害尤甚於是御史丘道隆何鰲先後建言戶部備查各年奏行事宜題奉欽依外國依期進貢齋有印信勘合的朝廷自有抽分舊例今後但係私番客船原無齋到勘合雖有勘合不係貢期假以國王差遣買辦為名的著鎮巡官嚴督所屬即使阻回不許私自抽分以致

奸詐軍民構惹釁端生事遺患其餘俱依擬行欽此至
嘉靖八年該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林富題為遵成憲通市舶以興利便民事又
該戶部申明前旨通行去後仰惟我祖宗之待外國限
之以朝貢之年定之以抽分之則而私番橫行者嚴之
以重禁恩威並行情法不背可以經久而無弊奈何奉
行者往往不得其人不能仰體德意俯恤民隱朝貢不
問其年抽分不循其則不究其行商之夾帶不考其船

隻之多寡法雖立而不能守禁雖嚴而無所施但遇番船之來即為地方之害給事中王希文生長茲土目擊其弊故有此奏合無再請明旨行令彼處撫按鎮守市舶海道等衙門務要遵奉節年題准事例凡安南等國載在祖訓例應入貢者果是依期而至比對硃墨勘合相同夾帶番貨照例抽分應解京者解京應備用者備用抽分之外許良民兩平交易以順夷情其餘非應貢之年及過貢期而不還或假以國王買辦名色并奸商

勾引構惹釁端及逆番冒進頻年橫入如佛朗機者通行即時驅逐出境敢有違例交通者治以重罪海道備倭市舶等官若有威令不行處置欠當及貪贓壞事貽患地方者許撫按官員具實叅奏庶幾懷遠有恩而邊方之夷情以順弭亂有法而內地之奸宄亦消矣至于珠池監守之設尤係民瘼臣等查得洪武三十五年差內官起取蛋戶採珠乃一時缺用暫行之典固未嘗著之令甲設官監守以防民而廢業也天順八年始差內

使一員看守平江珠池已非祖宗舊制成化以來楊梅青鶯永安樂民等池節次添設內官或岐為二或分為三或黃緣兼管地方或陳乞督捕盜賊各官不能寅畏國法安靜行事恣其漁獵之私以滿其谿壑之欲百計謀求無有窮已凡軍匠工商月錢貨稅與夫額外廩給口糧鋪陳船隻轎夫馬料一切折乾之類縱橫旁午有不可勝言者一年所得之珠曾不足以償一年供費之什一而海濱窮瘵之民罹此貪黷無名之征蓋至于正

德末年極矣聖明御極深知其弊首革地方之兼管又
取回壞事有名如太監趙蘭者以警其餘海邦民庶懽
欣鼓舞熙熙然復有更生之望不意嘉靖三四年來差
去官員不能上體聖心下恤民窮當聖治更化維新之
會乃有調軍捕賊干預地方之事雖仰荷聖明不賜俞
允而地方騷擾之害尚未能無以故給事中王希文復
有論列臣等竊惟珠之為物徒侈珍巧無益寒饑陛下
法祖恤民務學敬德近無耽好之玩遠無追求之勞古

之聖王未易能過其于此物中外皆知其一切屏絕徒以其故事所在未及查革臣嘗考得採珠平江等池在東海之中蛋人採之極為艱苦每以長繫繩腰携竹籃入水拾蚌置籃內則振繩令舟人汲取之不幸猝遇惡魚一線之血浮于水面則已葬魚腹矣臣又按南漢劉鋹于合浦縣置媚川都令人入海採珠溺死者衆宋太祖開寶五年遂詔廢之其一念愛民賤貨之意卒壽宋家三百年仁厚之脉陛下若親見採珠溺死之苦臣知

必不忍以無益之物而累此無辜之民也臣願陛下益隆聖德益清聖心一以我太祖高皇帝及宋祖為法將監守珠池內臣查照近年各處市舶歸併鎮守帶管事例即為取回其合用監守採珠事宜勅令鎮守太監帶管遇有上供缺乏行令督同守巡府縣等官用心採取進呈仍行巡按御史嚴禁民間不得僭用珠飾責守巡海道等官嚴拿盜珠寇賊毋得因循縱容如此則珠池可以不守上供可以不乏陛下不貴異物之德遠屆四

海而久瘵窮髮之民得寬一分矣緣奉欽依都察院看
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九年十月初五
日奉聖旨是依擬行

守邊固圉之畧

丘濬

臣按月令於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
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
管鑰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
塞謹關梁塞蹊徑則專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

城郭而其城郭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啟或閉則有鍵
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坯其城郭之缺薄使之堅而厚而
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則又脩而理之慎
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
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盜賊之竊發外恐敵國之侵
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為先事之備於要塞也則
完之以阨其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
但於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則凡野獸往來之地僅

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于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為政者苟且目前而於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皇無措者多矣甚者以樵薪之故而剪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代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為之況有其險而自去之以為敵除道智者所不為也後之君子尚思所以為先事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

竊以為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為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埠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敵騎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阻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稽考洪武水樂

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柴炭取於何所掌於何人凡其
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減省之節目一一
以聞必須無損於邊關無虧於國用定為經久之計其
事雖小所係實大

考諸司職掌於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場如遇
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奪奏
聞給價收買或差人砍辦則是祖宗之時遇有營造
不敷方行買辦然亦止言營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

爨內臣之炊何處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足以供一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可以燃取之須有盡時生之必待積久况今近甸別無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廠於易州以來恒聚山東山西北直隸數州民夫數千於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之民以為挑柴夫府縣添設佐二官以專管之又特勅侍郎或尚書

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皆不舉火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為非要之務隨時制宜姑取足用政不必顛顛設官拘拘督責因吾口食之奉以奪民日用之資也為今之計宜移置柴廠於近境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量其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為薪炭之數分派輸納內外衙門每歲定為限期俾其依期運納一如戶部糧草例取

納足通關以憑稽考又必痛為禁革除去印格苟薪柴可以燃燎即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紋鸕鷀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為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時苟生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則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

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予以限北人之馳騎予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行之處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在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為則例徒三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

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為之度以必成為效有枯損者乃責其陪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綻參錯蔽虧使北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為薪炭之用如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以

壯固矣又京城軍民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烟爨無京民百分之一獨不可用石煤乎倘以為便乞下便納挑運州縣計其買辦雇覓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價送官量給與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列屯遣戍之制一

丘濬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築長

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事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名為士流繫官籍者率多懦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佔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敵用此以儆衆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餽餉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

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
無別策而必用此乎

列屯遣戍之制二

丘濬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
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
若夫邊圉之敵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
慣於戰鬪知敵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
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

所未嘗經况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勲貴報效而從
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
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
使邊兵之善鬪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敵退而論
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為已功
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
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
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

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敵來者少則各邊自為守戰敵來者多方許奏請京軍如敵至大同則于應州駐劄敵至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總論邊務

許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敵最可憂
餘無患焉曰何以為可憂也曰兵莫強于遼金元莫弱
於我朝而始盛于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太祖高皇帝
定鼎之後其裔半留中國遜入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
帝又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敗破之餘僅存喙息
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
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敵莫弱于我朝奈何百
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

皆為所據自額森和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
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
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敵志
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
俘斬亦已甚難蓋眾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北
人貪利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曬肉
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讎則懷恨無已是以邊境得
苟免焉近年以來敵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濟

農者復縱橫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
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
劫掠之計則久弊之境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
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
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
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聖天子能興之何以
能興曰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
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

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
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
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
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
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及吏兵部各舉所知以
備簡用遇有員缺即于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
庶衆論攸同真才效用是為慎巡撫之選夫軍久蒞而

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
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無固志焉得
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朝廷將焉用彼
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為例非兩考
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
為之不可得已是為久巡撫之任選慎矣任久矣而信
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
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以雖有頗牧

之才何所用之必也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為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失機債事悉從敗軍之法如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聖主之外顧

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
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
陣況于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為儒將之說
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摛
章撫按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國家神武之
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况鸞刀解牛豈其適用
急須洗此頽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蛙寧粗直
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跡弛之士克廣鷹揚

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闔茸之內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材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見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國

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墮
墮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
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先
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
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
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
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
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

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于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

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治盜

劉基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于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

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夫裂眦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悟也悲夫或曰然則舞

干羽而苗格非歟曰甚哉俗儒之桎于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則非由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臯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為幸而以勸賢

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憖哉

遏盜之機一丘瀟

國初於南京設為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兩際各為門本衛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為易又于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巡徼京城內外即周官脩閭氏之職也又于各坊里巷立為火鋪支更守夜其與脩閭氏所謂互櫟追胥者無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巡徼有攸司則追胥之責有歸祖宗思

患預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師蓋襲勝國之舊街坊里巷
參錯不齊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
甚者野處在數十里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
有意外之變出於倉卒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
臣愚欲于無事之先而豫為有事之備請復祖宗南京
舊制雖然時易勢殊當守成之後而為創始之謀未易
也無已請用祖宗之意以為今日之備可乎南京之衛
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

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名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衆盛奸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

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
兵置鼓以支更每更聲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由近
及遠不許雜亂又于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
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賃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
冊就於本方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
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
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
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

居官軍趣赴總領官私居叅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居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倣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該督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去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又京城內外自來街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各該御史督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立新名每處

立一大舖分統小舖每小舖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舖更夫倍之大舖之立必在本巷內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撞二三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即橫絙以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處俱為柵門一更三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司馬為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告領

牌面遇夜照放無牌面闌出及擅開者坐以罪每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置小者一面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鋪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守各巷口大鋪大約京城直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為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放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

日子見操官軍內輪差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更鋪
得以關拒而賊不得以出入國家有倉卒之變軍士易
于召集而賊不得以縱橫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係實
大為國遠慮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見焉
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
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家運氣隆盛德
厚澤深所謂億萬年磐石之宗泰山如四維之者也萬
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天豈有墜理而杞人憂之憂

之誠愚也然不失為愛天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預蓄
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即于瓊臺上立之懸紅燈為號
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為符預以遍告諸總戎大臣俾知
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
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為進止分散之今如此則不
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
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遏盜之機二

丘濬

臣按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為首者絞為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聖祖制法之初其慮一何遠也然欲禁絕其源當自京師首善地始宜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京城內外有假鬼神降神書符以救病執事為名者即令街坊火甲具

名報官究治驅遣之其當禁治而不禁治與容而為之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畜異書者皆許赴官受直三月之後不首者他人首發重罪之是亦治朝過亂之一術也

過盜之機三

丘濬

臣按富蘇二臣所見畧同蓋盜賊竊發古今代有彼其紛紛攘攘之徒為人所刦制者心無定志為利而動既可以誘脇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粗

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其智足以設謀其
縱橫詭秘機畧變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
非平時有以收拾之使其有所顧藉而不肯為非即不
幸一旦有事則彼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彼出外境則
為夷狄効力其為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
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及經明
行脩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使用之列蓋以天下之
大人才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盡所用而無

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顛顛用科貢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又勅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大江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為都司衛所幕官或補任或添註或於武職中試職其中才能出衆者果有顯效則不次用之以為將帥以為

方面異日為國立功名捍邊郵亦未必不賴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為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為夏人之用黃師宐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遏盜之機四

邱濬

臣按大盜之起必刦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古禍

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於其極四海塗炭宗社丘墟
皆起於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家者思患而預防之豈
容緩哉昔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
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
徑去不為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
以為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
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
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為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

又無隣境可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為之牧而不為之閑校使為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為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臣謂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

哉而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臣請自今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按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賃工以次第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為丁壯夫甲量其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為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為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異

時為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詞矣是雖一州一縣之事積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為國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遏盜之機五

五 藩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產蘇軾言之盡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時為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為陪輔其在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

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為帝鄉興王之地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於京輔屯兵條下請於此處立為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遏盜之機六

丘濬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

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天下先為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羣不逞之徒紛然相仿倣相誘脇事幸成或得以為王為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

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竒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致於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原塞矣

遏盜之機七

丘濬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為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為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于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惜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惜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

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守邊疆之術異何則塞外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

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
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
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
術必先設機穽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
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
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
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
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

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致其命北敵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守邊疆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

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
民以為亂也故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
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
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
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
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禍莫深於窮治且王
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
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

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脇從汚染不治而與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即蘇軾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國家為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與賑濟自無盜賊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時即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

氣勢既成必須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臣自出仕
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為所敗
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殆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
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
已然之明效也何則蓋盜賊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
民鼓動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軍
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輒與之尅期曰某日攻某城又
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應

焉則衆見彼言之無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而散矣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驗於臣之所見尤信

論治盜

王廷相

嘗觀民之為盜有侵漁迫於外饑寒切於身勢不得已而為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生業習於下流得已而為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有異於人惡生好死而樂為之哉良以上無美政而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

以成夫偷俗故爾是故古之明王每急於安撫懷來之
實以養其樂生之心不懈於提撕警覺之令以攝其放
曠之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為治者不務乎安
輯保育之勤而惟事乎攻擊捕滅之術而羣聚不逞弄
兵潢池雖布武宣威以成平勦之功而良民荼毒亦慘
矣豈為政之上策也哉邇者竊礦之兇俱已授首未起
之黨皆為寒心此正平定安輯之時不宜深求過計以
激其反側而興其擾攘也何以言之戡定亂畧之後而

猶督捕之急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可以致捕者
因之為奸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可以致故黨疑懼
而不自安夫郡縣之吏皆觀望於上司之意向而為之
也使一賊之克而功賞之頓加一策之得而顏色之遽
及由之因以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走恐後仗劍率
衆四搜於山澤萑葦之間無虛日矣嗟乎盜賊橫行之
日為之殊可以勵功勸衆而安平之後實生煩擾爾故
曰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夫捕盜之令雖出於官

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等小人惟利是計使在上者不此為急則刑罰清明良惡區別彼固不得緣之為奸一或偏重而惟賊之是得則死生真偽由彼是任指板無辜搜檢財產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以使捕者因之為奸夫禁盜所以為民也盜得其真民斯乃安風聞而捕者無為盜之實妄扳而捕者無可據之賊挾讎而捕多所誣之罪非以安之實以禍之矣况鷹鷂狼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以要奇功上司隔遠一

時不得躬訊祇憑巧文不知欺蔽真正之賊一而良善之民十犴狴如海玉石俱焚貧弱之家無所控訴豈不哀哉故曰可以致不得其死者多夫治盜之要殲其渠首解宥黨與不直人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今大寇既平宜稍示休靜以安餘黨失此弗圖更加嚴治則郡縣巡捕之吏豈能一一斟酌事機連根蔓結窮極瑕隙激成而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鷗鳥非必畢羅彈射之加也一有欲取之意已駭翔而不下

矣况靈於鷗者而尤親觸其必死之機有不駭而變者乎故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嗟乎今山東之所患者其勢兇志繆未有大於礦徒者也聚之則千百成羣不敢逼捕散之則一夕解遁莫可踪跡以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而已使洞無可入之隙彼何所利而為之故首當責實於塞洞凡塞洞之法不一有以泥塗於棘茨之上者有以巨石加灰泥者有以堅築土壤者此

雖費工可以經久不得易開今之塞洞一切苟簡為之
惟填巨石於洞口雜以小石補罅而已故礦徒之來一
時可開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電掣三兩日夜其事就
矣比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利而散故曰首當責實
於塞洞夫今礦徒多四方來者必得近礦之家以為住
歇之處斯踪跡隱蔽糾聚可成不然則易敗露彼烏敢
肆然為之故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使之十家為保保
有保長十保為總總有保正使一保之中各相覺察但

係面生可疑之人必要追求所來之自使之不得潛避
為奸有司仍委公平廉能之吏不時巡察以提撕警覺
保甲之衆如此則礦徒既不得與近礦之民相緣為奸
而礦洞又不得一時可以易開則竊礦之心漸以自阻
而捕治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
漢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拜龔遂治之遂曰民困
於飢寒而吏不恤故為盜爾臣請有以安之至郡罷捕
盜吏與民休息諸持鋤耰者勿問於是賣劍買牛賣力

買犢而為良民所謂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也今之議者曰民間有弓矢之便長鎗之利故民易以為盜欲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愚竊以為計之者過矣弓矢矛鉞之利民賴以衛家禦變也百姓不得具於平時一旦值有盜賊之警不過束手就執而已是盜賊玩禁而得以恣行良民窘束而反以受禍令之不善無過於此况民之為盜由其有不得樂生之心不在於蓄有兵器之利使其樂生矣雖百千有利

彼亦知愛其死而不為使不得其生之樂則凡可以苟
延性命無不為矣鋤耰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又
何必待於長鎗利戟而後為之哉漢公孫弘言於武帝
曰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挾弓弩便帝
下其議吾丘壽王對曰且弘所以為禁者為盜賊以之
攻奪也攻奪之賊知死而猶為之者大奸之於重誅固
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利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
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帝以難弘弘誦服是弓弩

長鎗之禁便於刦賊而不便於良民古今之所同然者如此嚴令禁之似亦不可大抵事勢之變懸於機緩急輕重毫末之差而機隨以低昂事因之成敗其關係於政也大矣固不可不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機也若夫詳其術以止盜而捕不宜急宣其惠以恤民而兵不必禁此正今日事機之會也伏惟採擇所宜行之則地方幸甚

送錦衣衛張侯出邏序

羅玘

歲聿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食飲博奕費且盡思為寇
偷益急每伺朔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聲搜然雖
有賁育千夫而手龜足疥饑虛困悴之餘亦不免戰懼
失色伏而獻囊免患於瞬息間誠畏之也况南人素綿
道遠而疲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携者固其物也亦
何擇於公私哉當是之時懸人之命於手壯哉翼虎也
而國門南出三涂視他域尤多蓋河水不舟天下貞道
出焉故令甲三涂歲遣錦衣支帥三人握符提衛士分

出於邏其出必以子月望日又出三侍御並臨之凡兵
民之司皆受檄指麾從事期以靖寇寧民足國阜財而
已今年中涂屬張侯養直侯予友也少為武學生戰藝
場不如志而抑就右階時尚為百戶也嘗屢戰建州諸
寇得今官廉毅為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命非
常數也今日建纛出郊乃乘虎皮韜弓韃魚服僕姑在
冰衛士屏息俛首不敢唾噓不敢仰視就而子趨離而
鵠立整若斧兀若尸人皆壯侯能戢士寇固在其掌中

子獨知其建州之戰夜半斬敵首獻軍門如殺狐鼠耳
今茲禦人之寇固實健且趨也亦豈敢望於北人哉其
出沒騰蹕必輕騎游韁無所止息豈若旃車穹廬驅騎
而悉衆以為重乎以子觀之剪此穿窬怯篋之徒一籌
耳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撐而生死以之則形
格勢禁彼固無能為也尚勞天子爪士之出哉况侯斬
寇之餘勇視此輩蚤虱不啻也無著手處矣戰士亦其
末事別筵有詩子總其意為之序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六

四至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勅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蔡

謄錄監生臣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四

明黃訓編

兵部

武庫

論兵備疏

楊士奇

臣竊見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補伍者彼此

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倒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況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查得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事故來勾丁補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都著就那裏當軍原衛軍

伍別著人若在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准兵部奏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

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罪死者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於附近衛所操備此太宗皇帝宣宗皇帝之仁也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

俱收發陝西靖遠衛又以廣西缺軍命南方貴州雲南
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
衛收操亦是仰體祖宗之仁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
難以改發只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
念下人之艱苦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
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
俱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
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者欲乞除逃軍外以山東

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衛所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補足其缺後再有清出者却於腹裏衛所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臣謹陳愚見伏乞特命公侯伯之老成者及都督尚書侍郎御史會議可否謹具奏聞伏候恩旨

條例事奏

張本

該本部尚書張本等奏天下衛所遞年以來勾取逃亡等項軍人為因比先未曾奏定條例頒布申明其各該衛所往往泛濫申填勘合差人前去各府州縣勾取所差人員每歲不下二三萬數該勾軍士又不從實開寫原報姓名鄉貫并充軍來歷緣由以致差去官旗通同有司里老人等作弊將有勾者捏故回申無勾者展轉扳指數內應分豁者不與分豁重復勾擾連年不絕其

所勾次數少者三五次至八九次多者十餘次至二十次不止以此軍伍不清民被其害今後該勾軍士除曾經三次以上回申丁盡戶絕等項無勾者照依先次奏准事理暫且住勾候各處衛所造冊完日通類奏請開豁其餘逃亡等項軍士合無通將條例申明遵守逃軍每三個月或半年一次類勾故軍并殘疾等項軍人每一年一次類勾務要將各軍原報姓名鄉貫并充軍來歷及逃故等項緣由造冊填給勘合責付差去人員照

例勾取庶革奸弊將條例開坐宣德四年六月初九日
早於奉天門欽奉聖旨是都准行欽此本月十三日早
本部官又奏欲將條例抄發各都司衛所并布政司府
州縣恐後傳寫差誤又日久埋沒不遵合無刊刻成書
發去永為遵守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今將條例開列
于後

一逃軍除自首免問責限起解外其餘拿獲者就於原
籍并所在官司取問明白初犯再犯依律的決差親

屬隣里管解原衛所著役三犯者監候申詳依律處
決先將戶丁解補里隣人等仍照隱藏逃軍榜例治
罪窩家發附近衛所充軍若窩家係軍人發邊遠衛
分充軍其窩家如或懼罪不合將逃軍轉遞他所藏
躲者不分軍民俱發烟瘴地面充軍所在官司知情
故縱者依律坐罪

一逃軍正身未獲先將戶丁解補仍責限根要正身得
獲替出戶丁寧家

一各處有司起解逃軍及軍人軍丁務要量地遠近定
立程限責令長解人等依限管送若長解人等縱容
在家遷延不即起程照依榜例違限半年之上者依
律坐罪一年之上者收發附近衛所充軍犯人發邊
遠充軍

一旗軍有逃回原籍或詐稱病故或更改名姓於各衙
門充當吏卒主文寫發撥置害民或出家為僧為道
或投充生員或於豪強勢要官員軍民之家作家人

伴當看莊種田等項名色及冒給文引出外買賣并於鄉境別都妄作民戶另立冊籍照依榜例許令出首改正解赴原衛著役敢有違者逃軍發邊遠充軍隣里窩家人等照依隱藏榜例問斷

一勾補軍役若正軍戶下本有人丁比先朦朧捏作無勾即便改正勾解與免前罪如仍扶捏回申照依榜例軍丁發邊遠充軍原保結里隣人等收發附近衛分充軍官吏依律坐罪

一勾軍人員合照依宣德四年二月內奉准事例選差的當人員并在營有丁之人前去不許泛差隻身無籍之徒

一新勾軍士合照依宣德元年四月內奏奉聖旨榜文事理限半月之內收幫月糧一個月整理房屋候安插定方許差操如有不遵生事虐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及鎮守官員巡察將故違之人軍吏總小旗就行拿問軍官具奏定奪其原降

榜文都司衛所置立板榜各於公廳常川懸掛永為遵守

一存恤軍士合照依宣德四年二月內欽奉勅諭事理每軍一名優免原籍戶下人一丁差役若在營有餘丁亦免一丁差使令其專一供給軍士盤纏

一勾軍違限合照依宣德四年二月內奉聖旨事意違限二年之上者官追俸旗軍就於戶下選丁補伍再限一年以裏又不赴京全家調發別衛舍人餘丁戶

下一般起調正犯人各該衛所挨拏解京若官吏人等容情不行舉掌不饒仍照榜例許巡按御史按察司拿解

一勾軍務要填給勘合差人前去勾取其各該衛所不許擅用關牒批帖徑行有司勾擾違者許所在官司將差去人捉拿解京若係職官奏請提問

一各衛所軍士有等殷實之家本身并戶下精壯不行應役却乃買求官吏將買到軟弱家人小厮并義女

使女招到女婿人等冒名頂替以致隊伍不精又有
頑民通同軍士變亂版籍將戶下人丁過房典賣招
贅作婿影射差徭若有此等作弊之人許令改正男
女歸宗違者官吏依律坐罪正軍全家調發別衛充
軍頂替之人就收本衛補伍如果正軍戶無人丁方
許將少壯義男并同籍女婿收補仍禁約有司今後
勾解軍人務要選取應繼壯丁不許容情將所買軟
弱小厮家人義女使女招到女婿朦朧頂解違者一

體治罪

一各處軍戶內應繼壯丁多有怕充軍役故自傷殘者
今後若有此等許隣里首拿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
一凡有陳告父兄弟姪兒男先年充軍在逃獲斷為事
調發及遠年歇役勾發別衛者原籍又勾丁補伍查
勘別無另項緣由許令轉達兵部覆勘開豁將重勾
戶丁就發寧家聽補見役衛分軍伍

一凡有陳告本戶係是民籍止與故軍同名同姓冒勾

補役從公揭查遞年黃冊體勘是實別無相干就便
分豁寧家仍查正軍戶內應繼人丁補伍若正軍戶
絕及挨無名籍轉達兵部覆勘開豁其同名姓之人
已到衛所當軍食糧三年以上者不准

一有等族屬疎遠并異姓人原係同籍在後分戶若為
事充軍在分戶之前合令原戶人丁解補如為事充
軍在分戶之後止許於為事人名下勾取如是聞知
親屬為事充軍恐怕連累捏合文憑妄作分戶在前

及祖孫父子分居并充軍食糧年遠者不准

一同籍父祖伯叔人等生前各另充軍事故勾取先儘
本房內人丁解補若本房無丁別房有三丁以上者
照名勾發各衛補伍別房人丁不及三丁以上者將
本房無丁緣由轉達兵部定奪開豁

一同戶有兩名三名充當各衛軍役壯丁消乏止有幼
丁二人合候出幼轉達兵部定衛將一丁充軍一丁
聽補軍役餘衛軍伍開豁

一招募等項軍士如有比先全戶見丁充軍事故今次俱各照名勾補合將一名先行解發通將實有人丁開報議擬奏聞定奪

一正軍在營已有壯丁就收補伍不許原籍勾取若已行勾取者有司體勘是實回報原衛將在營人丁收役軍衛不許違例勾擾

一義男女婿替義夫妻父之家當軍死亡止許於義夫妻父之家勾補若係在逃通行責限根捉如是義父

妻父之家戶絕轉達兵部覆勘開豁不許於義男女
婿之家一概勾擾

一故軍戶下止有人丁年七十以上或篤廢殘疾不堪
充軍者保勘是實明白回報定奪不必保送官吏人
等不許因而作弊將不係此等老疾之人朦朧妄報
脫免軍役違者論罪

一比先將幼小兒男過房與人為男為婿各家俱係正
軍事故見在止有過房子或女婿一人在戶合將義

父妻父之家作戶絕開豁存留過房子并女婿聽補
親父之家軍役若親父之家係民籍仍令補當義父
妻父之家軍伍

一官員軍民之家有家人義男女婿等項自願投充軍
役及為已事發充軍者事故止於本人當房人丁內
勾解補役若當房死絕轉達兵部覆勘開豁不許一
概混擾

一軍戶有等倚恃豪強因充糧里老人每遇勾取之際

買求官吏及勾軍人員挾制小民佃戶朦朧保結及
有里老人等俱係軍戶遞年互相捏故回申許照榜
例首告改正如是仍不改正事發正軍解發原衛戶
下再罰一丁發附近衛所充軍

一山西等處抽丁等項軍士原選并續勾軍丁俱係精
壯之人到衛不久往往買求貪污頭目人等令戶下
軟弱人丁私自輪流替換以致軍伍不精今後敢有
仍前作弊替換合依榜例許原籍里老官司人等捉

拿及許原衛同伍旗軍并諸色人等指實赴親臨上司及把總操備官員處陳告依律照例問斷事內作弊人員就行拿問其軍士果有殘疾并軟弱不堪差操照例相驗明白方許勾丁替換

一軍戶之家多有全家在逃躲避及官司遞年勾取里老隣佑明知逃避去訖暗地取索財物容情不行拿解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知情保結里老隣人發附近衛所充軍

一為事編發及調衛旗軍多有更易姓名鄉貫及到衛所又不將原籍原衛丁口從實供報著役之後或逃或故衛所止憑原報鄉貫姓名坐勾有司回無名籍似此迷失者多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軍家下另選壯丁補伍隣里知而不首者依律問斷

一今後紀錄軍丁年方出幼當發補役其原衛所離原籍千里之外合照榜例發附近衛所收役充軍具由

申達兵部轉行原衛所開豁原伍

一僧道為事發充各衛軍役亡故勾補者合照依洪熙元年二月內欽依事例僧道為事充軍有事故了的都照力士不勾丁的例前項餘丁除已解到衛外今後照例住勾轉達兵部開豁軍伍

一各州縣勾解逃軍及補役軍丁多有於所在官司冒給家人文引供送其實家人不行隨送前來及到衛所不一兩個月即將冒支文引照身逃回原籍及影

射各處潛住或經商或受雇於人今後若有此等作
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家下另選壯丁
一名補伍

一故軍戶下止有人一丁為僧為道若在未充軍之先
出家給有度牒者轉達兵部覆勘開豁軍伍如在已
充軍之後出家仍發充軍

一故軍戶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員起解兵部奏送翰林
院考試如有成效照例開豁軍伍若無成效仍發充

軍

一今後所勾軍士若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挨無名籍等項委的無勾者軍衛務要查見各軍從軍緣由差的當人員會同有司官吏里老人等從公挨勘三次有司保結回申委無勾取軍衛有司各另造冊備開各軍來歷根因并三次所差人員及回申官吏人等姓名明白通將無勾緣由轉繳兵部以憑開豁經該官吏毋得推調遷延展轉泛填勘合虛文擾害

及勾軍人員不許妄指平民違者治罪

計處清軍事宜

王憲

該本部題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判送據本司主事
王學益呈照得清理軍伍係國家重事國初各該衛所
在伍有缺俱得徑自差人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革
節該本部題准事例各衛所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
數查出分別司府攢造底發冊一樣二本一本留部存
照一本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仍每年將各衛所軍額

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冊一本送部
以備冒清漏清等項查照各司府亦每年將奉到本部
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立前件攢造實有事故文冊送
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
文冊名數多者如府軍前衛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
不下六七兩又有各衙門歲該造送文冊不止一二十
項每項費與此相上下俱於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
使用極是繁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况各衛每年清勾

軍士多或數千少亦千餘而計所解到軍丁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幾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為未便各該承委督造軍政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諳文理及見前冊歲以為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為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惟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橫出或有以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故逃以待

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名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受財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冊騰發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冊亦多止事紙上虛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即解補者其已解軍

丁則又有隨到隨逃者有偽為批印回銷者雖近有行
衛填勘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尋冊籍浩繁日力不
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三分之數或
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
外清出以強湊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
及妄指無干者其為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立為簡
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回
答雖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至計行平民或至枉

及稽考既踈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為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准住勾外其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刻刷備將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軍一名用堅白厚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州照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部

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已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州縣逃故軍單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每所釘作一冊照依發去冊式分付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作八格每格填寫一戶上列橫格開寫軍祖姓名籍貫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管百戶總

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將原額軍役填滿外各空格紙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照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各造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官督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註原軍格下新充軍由填註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并各司府州亦行照式填註以備查照雖至百年可免更造各該司府州亦不必每年通將

逃故軍士造冊回答及不許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擾民
止照本部發去軍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送著
伍遇例優免及免勾者即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
丁收有批迴及例免者開造小冊連原單類送布政司
及直隸該管府州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若將有勾軍
丁自單到日為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
清軍官俱叅問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民挨無者查照軍
政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

史處審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縣仍各立住
勾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堪解者候經勘三次
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單留該州縣候出幼解衛及
老疾故絕日繳逃移跟捉者候三年不獲該州縣另冊
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三年勾取不
獲仍照此例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官員職名
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單後各取親押若里甲
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小非老

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丁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令僉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隣佑窩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清軍御史定例五年一差務將五年內發去軍單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吊各司府原收住勾冊查審內有捏弊者另冊送部事完即許復命不必定以三年為限各清軍官員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為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

單繳冊單限期并違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
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猶未損於舊而自嘉靖十一年
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不啻減十之一所省官軍扣糧
之害不知凡幾千萬矣回答之在有司者在嘉靖十年
若猶以為煩而自本年軍單既銷之後所嗣發者歲各
無幾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
幾千萬矣且此單一出不可妄銷而不解之例既嚴控
故之條尤重住勾之冊尚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

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單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訛寫之端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府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究之嘆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

冊籍不至於填委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奉行不患於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治不憚於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迂踈變以宜時不謂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矣及照各衛所先年造到清勾軍冊舊例俱新選官并復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近該本部題准止許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差順帶亦照例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但各衛所道里遠近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期到部每與進

表官員到京相左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利於齎文討馬不肯帶冊討驢又南北直隸各不係衝要府分俱無人肯枉道齎送以致多滯今既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咨吏部於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於各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送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直隸送各巡按御史處交割轉發照例不支廩給水路應付

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疋及量單多少定與扛擡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填勘合行各司府州查驗則驛遞既可不得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前項清軍事宜於各軍衛有司等衙門雖極簡便而該司稽考填寫各項文冊則實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內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寫恐致悞事合咨吏部將該司冊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為便益緣係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理

理合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判送到司查得宣德十年該本部題准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差人勾軍止將遞年逃故軍人姓名貫址造冊送部轉發清勾成化十一年該本部題為陳言類送軍冊以備稽考遠年欺隱軍伍事行都察院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都司衛所南京北京衛所各於本部委官俱著落各該軍政及首領官即將各管旗軍逐一查出要見原額旗軍若干見在若干逃亡若干改調若干務將原充軍改調

來歷年月貫址節次補役戶丁正餘姓名備細通類造冊每布政司攢造一處直隸府一處各一樣二本照依遞年清冊差人送部轉發清勾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為仰承恩命脩舉邦政事內開一定冊式以防欺隱切照勾軍文冊先年雖曾降去式樣奈日久人玩合無照依都察院咨到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冊式通行天下攢造花名總冊一本以防欺隱一復有司回答冊以便查考切照天下有司奉到勾軍文冊清解畢日

除清過軍數呈清軍御史奏繳外另造回答冊送部查
考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為陳愚見以清軍政事內開
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無勾軍名照例住勾以省費用
以杜紛擾宣德四年以後逃故軍士除奉例開伍不勾
外其餘俱作奉冊清勾之數三年一次造冊送部轉發
清理其成化元年以後逃故軍士作照例實勾之數一
年一次造冊送部清勾又查得軍政條例內一款所勾
軍士若有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挨無名籍等項

三次有司係保結回申委無勾取軍衛有司各另造冊
申繳兵部開豁若有故違查勘是實照依原奏准榜例
查問當該官吏又一欵故軍戶下止有人丁年七十以
上或篤廢殘疾不堪充軍者保勘是實明白回報定奪
不必起送官吏人等不許因而作弊將不係此等老疾
之人朦朧妄報脫免軍役違者論罪又一欵勾補軍役
若正軍戶下本有人丁比先朦朧捏作無勾即便改正
勾解如仍扶捏回申照依榜例軍丁發邊遠充軍原保

結里隣人等收發附近衛所充軍官吏依律坐罪又一
款逃軍除自首免問責限起解外其餘拿獲者就於原
籍所在官司取問明白初犯再犯依律的決先將戶丁
解補里隣人等仍照隱藏逃軍榜例治罪富家發附近
衛所充軍若富家係軍人發邊遠衛分充軍其富家如
或懼罪不拿將逃軍轉遞他所藏躲者不分軍民俱發
烟瘴地面充軍所在官司知情故縱者依律坐罪又一
款軍戶之家多有全家在逃躲避及有司遞年勾取里

老隣佑明知逃避去處暗地取索財物容情不行拿解
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
知情保結里老隣佑發附近衛所充軍又查得正德十
六年該本部題為清理軍伍事內開一應軍冊聽候吏
部新選復職官到部將原領文憑查對相同陸續封付
前去各衙門交割清理陸路應付驢匹水路應付紅船
一切廩給馬匹等項並革其撫按公差應得脚力之人
情願帶領者除本等應付外合量加驢匹以為馱冊之

用嘉靖四年該本部題准今後該司預將前項軍冊分別司府封記本數只候各處進表官員事畢回還行移禮部開送本部如上半年不係進表之期遇有各處公差回還告討脚力者就便搭配公文責令帶領止與本等應付如冊數委的重多量添脚力仍於原來批文將領過數目明白開坐係各省者齎至布政司交割係直隸者該府州交割嘉靖八年該本司主事廖雲龍呈稱軍冊壅滯要行議處該本部題准咨禮部省令進表官

於公事未畢之前赴本部分領軍冊照例應付等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主事王學益呈稱計處清理事宜以
便遵守一節為照事有極而必變法貴簡而可行所據
清軍一事積弊已久凡有識者皆思變通而推原其故
則以其法繁而寡要費而少益矣夫繁而寡要則難稽
費而少益則易玩以下之易玩而乘上之難稽是故文
雖詳而弊無由察禁徒嚴而奸不可止也今主事王學
益具呈前因一則免遞年清勾之擾一則損衛所攢造

之費弊端釐革公私兩便相應依擬合候命下行五軍都督府南京兵部在京各衛所并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各府州通行各該軍衛有司衙門悉照本部題准該主事王學益具呈事理施行及衛所依式攢造軍總文冊并清勾軍單完日各用牢固木櫃鎖封印記選委的當官員用心管解在京仍限本年五月以裏南京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限本年六月以裏浙江江西湖廣福建限本年七月以裏四川兩廣雲貴限本年九月以裏俱到

部各都司掌印官員務要嚴行催督如有違限不到各都司官與各衛所官一體從重叅究以後年分該送軍冊仍照舊例俱限五月以裏到部及行各司府州如遇本部發到各衛所軍總文冊務要置立木櫃整齊堆架別庫收貯以俟百年不忒各官去任之日俱要交代明白如有疎違接管官具申該清軍御史如無清軍御史申巡按御史具呈都察院移咨本部叅究其各都司衛所及各司府州齎送冊單人員如有違限損失等項俱

照例送問重治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清軍御史
嚴行各屬著實舉行及以後清軍御史悉照本部今次
題准事理定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五年內發去軍單
畢日許令回道不必定以三年為限則費省而人自便
法簡而弊可稽軍伍漸充平民不枉而軍政庶乎可修
矣及照各該進表官員并撫按等處公差人役領齋軍
冊委有未便合咨吏部自嘉靖十一年夏季為始每季
於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布政司

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季所有冊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各省送各布政司交割直隸送各巡按御史交割轉發清理照例不支廩給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本官馬匹及量冊單多少定與扛夫幾名則不獨可省驛遞應付之擾而軍冊軍單亦不遲滯其該司當該吏十名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委多不諳書寫亦合移咨吏部查照該司令典名額俱用揀撥前來庶無悞事緣係計處清軍事宜以便

遵守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嘉靖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王憲等具題二十一日奉聖旨是欽此

陳邊務疏

張瓚

武庫清吏司案呈准職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於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燦題內一件權補邊軍以資防守竊惟近日邊關要務急於缺人臣欽承勅命查點軍士各該要害之地逃亡者十有四五除上班做

工外存留者十無二三雖嚴併各衙所掌印官立限清
勾通無一軍解到北人乘虛入寇如履無人之地深可
憂慮乞勅吏部查復清軍御史庶諸司警懼不事虛文
等因抄出送司該本部尚書張等具題清軍御史應否
查覆伏乞聖裁於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奉聖旨准議欽
此欽遵為照御史金燦條陳事多本部開立前件議擬
上請雖奉有前項欽依事理而於清軍御史應否復差
尚未奉有明旨伏覩大明會典內開宣德二年勅各道

掌道監察御史推舉廉能御史十四員具奏差往各處
清理軍伍天順二年奏准清軍御史三年一次赴京查
考更替弘治十五年奏准清軍御史自到地方日為始
扣至三年滿日赴京復命正德五年議准在京在外都
司衛所不許差人勾軍止將逃故等項造冊送部選能
幹御史一十七員分定地方請勅前去浙江等布政司
并直隸保定等府州縣清理每年八月終仍具清解過
軍數回京具奏嘉靖十一年題准清軍御史定例五年

一差但以完銷五年內發去軍單畢日許令回道不必定以三年為限嘉靖十二年該吏部尚書汪為急缺風憲官員事題奉欽依清軍刷卷兼巡按御史兼理委於事體相應且免冗員今後巡按官果能兼理盡職的依部裏查奏不次陞用廢職的照舊著實考察罷黜著為令欽此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營伍之充實必資於軍士而後集軍士之逃亡必集於清理而可稽百餘年來分差御史清理軍政任專而下皆可以責成限遠而

事不至於苟且軍士之既散者復收而營伍之已虛者
漸補近以歸併於巡按御史似亦簡便但其按屬地方
文移浩繁勤勤一歲日猶不給况暇于軍政乎跡其心
非不欲為顧其力實有弗逮是以未免舉彼而遺此掛
一而漏萬也且如提學巡鹽巡茶印馬等差亦各專委
御史而軍伍一事尤國家安危所係可無專官以理之
乎今該御史金燦具奏前因無非欲遵復舊章充軍營
伍深為有見相應議處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照依

舊例浙江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湖廣四川陝西福建各
差御史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南直隸二員北直隸
一員本部各請勅一道令其欽遵前去各該地方清理
軍伍仍照嘉靖十一年題准事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
五年內發去軍單畢日回道不必定以三年為限各該
所屬清軍官員亦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
為賢否亦不必以先年清出分數多寡為勸懲其餘事
宜俱有節年軍政條例明白可舉惟復遵照嘉靖十二

年尚書汪題准事例清軍著巡按御史兼理臣等未敢
定擬伏乞聖裁緣係邊務及奉欽依准議事理未敢擅
便等因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本部尚書張等具題
奉聖旨清軍官依擬差用

清軍奏

曹習古

二件妄指軍役事照得直隸蘇州等府浙江等布政司
人民洪武年間為事法司提問有未曾到京中途先
已病故者有在監病故者其事內人犯後蒙斷發充

軍到衛有逃回原籍生事詐騙同起為事先已病故
子孫財物不遂者又有夤差回還勾軍將齎來勘合
擅自添寫前項病故人名詐要各人子孫盤纏不與
者其逃軍又有被糧長拿獲解衛者俱各挾讎後回
原衛却將比先病故并糧里姓名捏作一同為事問
發充軍在逃名色妄報在營其衛所官旗不查原卷
乘其欺瞞輒便准信朦朧移文勾取因循擾害今發
冊坐勾各人訴稱冤枉告要分豁如蒙乞勅該部行

移有司府州縣著落各該清軍官員從公查勘前項
被誣妄勾軍名明白即與分豁庶免冤枉前件合准
所言欲行清理軍政監察御史并直隸蘇州等府浙
江等布政司行屬著落該清軍官員查勘但有此等
妄勾軍名勘合保結呈繳赴部轉行該衛取問明白
將挾讎妄報官軍依律治罪被害之人就與分豁
一件重役事宣德四年行在兵部頒降軍政條例內開
逃軍自首及紀錄出幼者俱發附近衛所收操以後

直隸府州縣并各布政司將自首逃軍及出幼軍丁
照例陸續收發附近衛所收操外今原衛發冊坐取
其有司將不係廣西軍士一概又要將戶內壯丁起
解原衛比將先收發近衛軍人叅係食糧仍令在衛
操備以此軍政不一如蒙乞勅該部行移有司將前
項原收逃軍并幼丁除係廣西該發外其餘依舊附
近衛所收操仍行原衛開豁軍伍庶得軍政歸一抑
且事無重複前件合准所言欲清理軍政監察御史

并直隸蘇州等府浙江等布政司轉屬著落各該
官吏除廣西軍士該發外其餘各都司衛所軍士照
舊收操仍將各軍原伍明白申達本部開豁

題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升

臣竊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
於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修兵威丕振可以懾服四夷
潛消奸宄矣且古為將者必學之於師十數年而後成
非一朝一夕所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本之井田其

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
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
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
其義與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
應龍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况我
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為難得近該
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畧堪
為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

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畧素諳固有其人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已頗廉或愛軍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畧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屢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編定仁宗自為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方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

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况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樣亦多差訛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之敵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為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執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乏良將將何以禦臣等職典兵政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

之於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為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如蒙乞勅內閣儒臣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進乞勅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刷印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及副叅游擊守備內外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毀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為虛文若罔聞知巡按

御史時將查考若有帶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落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緣係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器械之利一

丘濬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為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為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

式亦願與臨苗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
蘭盛弩箭箠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
見於史傳者不可勝記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
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
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敵惟弓矢
一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
敵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敵騎欲來衝突
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

器械之利二

丘濬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為之硝之名見於本草漢仲景方論中已用為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書註未嘗言其可為兵用也硫黃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礮

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為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為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東平

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昉於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烟火者同至中國歟天祚國家賜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方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

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為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
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特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
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
俟我火發既間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
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
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為實藥番番以進專俾
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
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

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書生不經戰陳以意消息而為此說乞下曾經戰陳者議其可否以聞

器械之利三

丘濬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用隨即行下本局計料

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內帑遇有關支奏
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
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堪送庫交
收有不堪者坐監督者以罪其邊軍器弓有二等曰角
弓曰交趾弓鎗有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
馬軍鴈翎刀步軍腰刀將軍刀且三等又有馬軍叉黑
漆銃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頭盔
水磨鐵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鋼甲水磨

柳葉鋼甲水銀摩挲長身甲并鎗馬赤甲之類此皆國
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新樣者又
不止是臣考漢之史臣稱誦宣帝綜核名實至謂其技
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之事然亦上係朝廷之政
蓋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有是政治政治之大者
不徒在文事而亦有武功焉文事有一物之或遺則是
其文之未明武功有一器之或虧則是其武之未備是
故經武之有五兵猶脩文之有六籍也六籍未明固是

文之缺典五兵未具豈非武之失策乎漢宣帝於技巧
工匠猶且留心况此兵戎之器所以脩武備立戰功以
衛國家安生靈而保國祚於億萬年者哉

論皂隸書

羅倫

倫白用光足下向承過論處皂隸事吾聞之喜而不寐
矣吾弟此論雖一時之宜未盡合聖賢之道然以今視
之可謂蟬蛻汗濁之中而脫然自新者也吾烏得而不
喜哉然吾猶有說焉豈不信吾弟之過也懼為衆是之

所謹也夫一事之非與十人談之非之者一而是之者九聞者率從其是而違其非以非者少而是者多也今此事也一二人談之一二人以為是三五人談之三五人以為是數十百人談之數十百人無不以為是間有是其非者亦垢面縮喙於其間不能一毫自異者懼為衆是之所謹也衆人皆以為是而吾弟獨以為非此吾之所以喜而且懼也吾弟明於知非而果於遷善必有以實吾之喜而虛吾之懼矣且君子處事當視義理為

是非不當視人情世故以為是非此事古無有也祖宗之時亦無有也有自近代始吾嘗見東里先生三朝聖諭錄載此事是東里時始有也顧佐之為都御史也東里薦之也一日有言顧賣放皂隸者宣宗皇帝召士奇問曰顧佐有此事否為大臣而不檢如此何以長風憲哉卿何為薦此人也士奇對曰此事有之近仕者祿不足雖臣亦然非獨顧也噫東里誤也重祿以養士不能使好于其家時人斯其辜東里之見也誠憂祿不足乎

今日之天下固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輔其君則天下之大且家給而人足况仕者之祿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之有道用之有節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乎饑寒而又以保助乎其隣里親戚况據有四海之富哉大臣以道事君當何所取法耶一事不合乎道或貽四海之憂而遺千百年之患為人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近小之利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東里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也

而見不出此何也昔高允事元魏百官俸不足允以清脩苦節自持東里縱不能以唐虞三代之臣自期豈可復居高允之下乎其見不出此何也然其初猶未如此之甚也利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以今視之則倍蓰什伯於其初矣其椎骨剝髓以病天下之民命蠹士心而虧國體汙鱗一代之治化而遺羞千載者未有甚於此也君子所以惡夫作俑者此也脫以為士無常產以官為家仰事俯育之資無所於出則如吾弟之所處其亦

庶乎其可也今士夫之嗜利無恥者貪多務得旁求巧取皆以為吾分之當然正猶李赤被廁鬼惑身入污穢過者莫不掩鼻彼方揚揚然自以為鈞天帝都而莫之覺也然秉彛義理之良心吾弟勉為之同志之士安知不有彙興者乎是雖不能頓革一代之積弊凡為吾徒者庶乎少免污穢之辱也則吾弟之所及者多矣善待其生者以百年為千載千載之事在此舉也吾弟勉之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四